

孟子或問卷之一

朱熹著

或問孟子不見諸侯此其見梁惠王也曰不見諸侯者
不先往見也見梁惠王者答其禮也蓋先王之禮未仕
者不得見於諸侯戰國之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獨守先
王之禮故其所居之國而不仕焉必其君先就見也
然後往見之若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貌
先焉然後往答其禮耳故史記以爲梁惠王卑禮厚幣
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得其事之實矣曰仁義之說奈
何曰程子至矣而予於論語之首篇論之亦詳矣曰人
之所以爲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
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

以爲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水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曰然則其或主於愛或主於宜而所施亦有君親之不同何也曰仁者人也其發則專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大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曰然則其必爲禮用而不可混者何也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爲用也是豈可以混而無別哉然又有一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

綜交羅惟其所當而莫不各有條理焉程子之言蓋特舉其一爾曰義以制事而言則固外矣而程子非之奈何曰義之爲用則固施於外矣若其施者則又安得而外之乎此其所以有體用之殊而無內外之別學者所宜明辨而熟察之也曰子謂仁義未嘗不利則是所謂仁義者乃所以爲求利之資乎曰不然也仁義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義循天理而不得不然者也然仁義得於此則君臣父子之間以至於天下之事自無一物不得其所者而初非有求利之心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正謂此爾曰然則孟子何不以是爲言也曰仁義固無不利矣然以是爲言則人之爲仁義也不免有求利之心焉一有求利之心則利不可得而其害至矣此孟子

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也且夫利者義之和固聖人之言矣然或不明其意而妄爲之說顧有以爲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者雖其未聞大道又有陷溺其心而失聖言之本旨然亦可見利之難言矣曰太史公之歎其果知孟子之學耶曰未必知也以其言之偶得其要是以謹而著之耳使其誠知孟子之學也則豈其崇勢利羞賤貧而不自知其非耶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取字之訓恐不若舊說之爲安其他則皆善矣而其所謂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者則尤切於事情學者所宜日深省也張子以謀之遠近分主仁義似亦未安然其所謂爾爲爾我爲我各定其分則得爲義之要矣范氏之言明白

條暢雖雜引經傳之文而無遷就牽合之病其體與大學傳文相似所以告君者當如此矣然其所謂利物之利卽所謂義之和耳蓋未有不仁不義而能利物者亦未有能利於物而不享其利者也楊尹之言則知此矣或問二章之說曰張子不保其樂之說尚矣其引顏子之樂非孟子之本旨也其曰聖賢言極婉順未嘗拂人情者亦施於此章則可彼或出於人情之不正者又安可以不拂乎楊氏樂民之樂之說亦非本旨合與下文通爲一條但引起下文之意耳曰其以利害難易爲言者果聖賢之心乎曰此非謂教君以求利而苟幸其言之易行也但其理自如此耳然語意之間深以拂其君之欲爲慮亦若張子之云者殆皆記者之失也與尹氏麋

鹿魚鱉遂性之言則孟子初無此意也亦曰民樂其然則可矣

或問三章之說曰諸說皆善但范氏論王道之始於下文品節之事失於不分先後詳略之序其以狗彘食人食者專為豐年小民之事恐亦未盡然其意則詳備而有可行之實矣楊氏以王道之始一節為仁心仁聞似亦未安蓋不違農時以下固已有法度之施但未至於詳密耳尹氏又以一章首末皆為王道之始則其考之亦不詳也曰既曰魚鱉不可勝食矣又曰老者然後可以食肉何也曰魚鱉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老幼之所同也至於芻豢之畜人力所為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食之矣先王制度之節始於略而終於詳大率如此

曰必五十而後衣帛七十而後食肉何也曰此先王品節之意所以教民尊長敬老而節用勤生也若其意則豈不欲少者之皆衣帛而食肉哉顧其財有不贍則老者或反不得其所當得耳賈誼有言古之治天下者至纖至悉故其蓄積足恃亦此意也曰謹庠序以申孝弟之義徐氏之說奈何徐氏曰老者衣帛食肉而少者不蓋方其養之而教固已行其間然猶以為未也故又為之庠序以申之而致其詳焉曰孟子之意未必然然其為說亦密矣

或問五章之說曰二說皆善但楊氏仁者無敵之言為過耳

或問孟子以梁襄王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而譏之然則必以勢位自高而厲威嚴以待物然後得為賢耶曰不然

也夫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有人君之德則必有人君之容有人君之容則不必作威而自有可畏之威矣苟無其德而欲矜勢位以厲威嚴是乃所以益見其盈滿而妄作耳曰言之急遽亦何譏耶曰良之六五以中正而言有序而呂氏之言亦曰志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然則言貌固皆內德之符不惟可以觀入學者雖以自省可也曰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孟子訟言其君之失如此何耶曰聖賢之分固不同矣且孔子仕於諸侯而孟子爲之賓師其地又不同也抑七篇之中無復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而不復久於梁耶曰或謂孟子蓋美襄王之能謙以下人而悅其所問之大爾非譏之也信乎曰若然則孟子之言當有贊美之意不若是其略而易也且果如此曷不遂輔之以有

爲耶

或問王霸之辨曰董子程子范氏楊氏之言備矣然推其意則猶有可言者古之聖人致誠心以順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後之君子能行其道則不必有其位而固已有其德矣故用之則爲王者之佐伊尹太公是也不用則爲王者之學孔孟是也若夫齊桓晉文則假仁義以濟私欲而已設使僥倖於一時遂得王者之位而居之然其所由則固霸者之道也故漢宣帝自言漢家雜用王霸其自知也明矣但遂以爲制度之當然而斥儒者爲不可用則其見之謬耳若尹氏直以本末爲言則固有所不盡也曰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其事微矣

而孟子遽以是心爲足以王者何也曰不忍者心之發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爲心者也是心之存則其於親也必知所以親之於民也必知所以仁之於物也必知所以愛之矣然人或蔽於物欲之私而失其本心之正故其所發有不然者然其根於天地之性者則終不可得而亡也故聞而值其不蔽之時則必隨事而發見焉若齊王之興兵結怨而急於戰伐之功則其所蔽爲不淺矣然其不忍一牛之死則不可不謂之惻隱之發而仁之端也古之聖王所以博施濟衆而仁覆天下亦卽是心以推之而已豈自外至哉王旣不能自知而反以桓文爲問則孟子安得不指此而開示之耶然戰國之時舉世沒於功利而不知仁義之固有齊之百姓又未見王之所以及民之功是以疑其貪一牛之利非孟子得其本心之正而有以通天下之志盡人物之情亦孰知此爲本心之發而足以王於天下哉曰然則孟子旣告之矣而王猶不能自得其說何也曰固也是其蔽之極淡是以暫明而遽昧也曰君子之遠庖廚何也曰禽獸之生雖與人異然原其稟氣賦形之所自而察其悅生惡死之大情則亦未始不與人同也故君子嘗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嘗聞其聲則不忍食其肉蓋本心之發自有不能已者非有所爲而爲之也曰然則曷爲不若浮屠之止殺而撤肉也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本同一理而稟氣有異焉稟其清明純粹則爲人稟其昏濁偏駁則爲物故人之與人自爲同類

而物莫得以班焉乃天理人心之自然非有所造作而故爲是等差也故君子之於民則仁之雖其有罪猶不得已然後斷以義而殺之於物則愛之而已食之以時用之以禮不身翦不暴殄而既足以盡於吾心矣其愛之者仁也其殺之者義也人物異等仁義不偏此先王之道所以爲正非異端之比也彼浮屠之於物則固仁之過矣而於其親乃反恣然其無情也其錯亂顛倒乃如此而又何足法哉曰器成而爨之禮也今以小不忍而易以次牲可乎曰爨鐘禮之小者失之未足以病夫大體而不忍之心仁之端也由是充之則仁有不可勝用者其大小輕重之際蓋有分矣孟子所以急於此而緩於彼豈無意哉曰所謂見牛未見羊者豈必見之而後有是心耶曰心體渾然無內外動靜始終之間未見之時此心固自若也但未感而無自以發耳然齊王之不忍施於見聞之所及又正合乎愛物淺深之宜若仁民之心則豈爲其不見之故而忍以無罪殺之哉且觀齊王聞孟子之言而心復有戚戚焉則此心之未嘗亡而感之無不應者又可見矣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天下可運於掌何也曰天地之間人物之衆其理本一而分未嘗不殊也以其理一故推已可以及人以其分殊故立愛必自親始爲天下者誠能以其心而不失其序則雖天下之大而親疎遠邇無一物不得其所焉其治豈不易哉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張子之言皆至矣但張子論孟子獨不言易者則孟子

於禮猶有所未學者恐未必如此說也范氏諸說皆善
但以齊王不能推其所爲不能舉斯心加諸彼則孟子
此言正謂推近及遠者發以明齊王能遠遺近之失欲
其於此深識其本而善推之非欲其反推愛物之心以
及於仁民也其曰心有輕重長短而又曰當以心爲權
度試稱量之語若有病然輕重長短之當然固本心之
正理其爲權度而稱量之者亦以此心之用而反求之
耳曰有以齊王愛牛之說明學者求仁之事者曰此心
之發在人不同能察識存養而擴充之則可以至於仁
矣曰此心之發固常密察存養而擴充之矣然其明暗
通塞之幾乃存乎平日所以涵養之厚薄若曰必待其
發見之已然而後始用力焉則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學
者爲無所用其力可乎

孟子或問卷之二

朱熹著

或問首章范楊之說不同何也曰非不同也范氏以孟子之言爲救時之急務而楊氏亦以爲姑正其本則其意固皆以爲使孟子得政於齊則夫所謂世俗之樂者必將以漸而去之矣但二公之說皆有所未竟故使人不能無疑然從范氏之說而失之不過爲失孟子之微意而未害乎爲邦之正道從楊氏之說而失之則是古樂終不必復今樂終不必廢而於孟子之意爲邦之道將兩失之此不可以不審也

或問樂天畏天之說其詳復有可得而聞者乎曰予聞之亡友何叔京曰仁者以天下爲度一視而同仁惟欲使

人各得其所不復計彼此強弱之勢故以大事小而不以爲難如葛與昆夷之無道湯文慤懃而厚卹之及夫終不可化而禍及於人然後不得已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於事變而知理之當然故以小事大而不敢忽然而必自強於政治期於有以自立功如獯鬻與吳之方強太王勾踐外卑躬而事之內則治其國家利其民人終焉或興王業或刷其恥此智之明也使湯文保養夷葛惡極而不能去是不仁而縱亂也使太王勾踐惟敵人之畏而終不能自強是無恥而苟安也又何取於仁智哉其說當矣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周頌之言保天下之事也而以畏天爲言何哉曰聖賢之言各有攸當彼以成王而言則固以畏天而能保文武之天下矣且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固不如是之拘也曰孟子之引詩書文多與今本不同當以何者爲正曰古者詩書簡冊重大學者不能人有其藏師弟子間類皆口相授受故其傳多不同要亦互有得失不可以一槩論也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呂氏亦得之尹氏論智者之心以爲用謀而狹隘則貶之過矣

或問楊氏徵招角招之說如何曰巧矣然未有以知其說之爲然也

或問說者或謂明堂者齊王僭禮之所爲信乎曰不然也漢書猶言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則趙氏之說不誣矣曰范氏楊氏貨色之說不同奈何曰范氏之說正矣其愛君之切而欲窒其利欲之原其意亦已深矣然

孟子政問上卷二
於孟子因機納諫之權剖析毫釐之妙則有所未察也
蓋謂公劉齊王同爲好貨特以公私之異而有厚民賊
民之分則其勢不甚相遠而不難於矯革若直謂此爲
厚民而彼爲好貨則其勢隔絕而不復可以相移矣然
此猶特爲守正而不變之論耳至謂太王之事爲正
家則避難倉皇之際攜其婦孺而來何以見其所謂正
家者哉是愛其君之切欲其言之美而虞其說之牽
強而不足以取也其亦誤矣至於楊氏并前章好勇者
爲說則有意乎孟子之權矣然於孟子陳善閉邪之正
似亦未察於毫釐之際也蓋齊王之小勇正所以害夫
達德故孟子請其無好此勇而大之非欲其反此小勇
而大之也好貨好色人情所不免但齊王專於私已而
不思及民故孟子欲其與民同之非欲因其邪心而利
道之也此其爲失特辭義名言之間有所不盡非有甚
害然其說恐未免於曲學阿世之譏也易所謂遇主於
巷者以程傳考之亦不如此後段所論紹述則善矣然
不敢正言熙豐之失則意亦有所未盡者讀者詳之
或問進賢如不得已之說曰張子之說恐不然楊氏後段
之意甚善齊王之所以無臣正坐此耳

或問伐燕之事孟子以爲宣王史記荀子以爲潛王而司
馬溫公通鑑從孟子蘇氏古史從史記荀子是孰爲得
之邪曰此則無他可考矣然通鑑之例凡四史異同必
著其說於考異而此亦無說不知其何據也曰文武之
事與齊之取燕若不同者而孟子引之何耶曰張子二

孟子或問上卷二
三
條其言詳矣第深考之則於文武之心孟子之意其庶幾乎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范氏之說濶切而詳明矣

或問孟子告滕文公以太王之事何也曰李氏之言得矣

李氏曰孟子數語文公以太王之事蓋以其國小人弱不過能為善以待子孫其次則效死而已固不以湯文之事望之也然當時諸侯賢而有禮能篤信孟子之言而力行之未有能過之者惜其國小人弱非有湯文之德不能以興起耳故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此之謂也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程子至矣然其曰大賢以上不可以禮法拘者權而得中是亦禮法而已矣但常人未至於此則不可輕效聖賢之所為寧不盡乎禮法之變而不可失其常也范氏論仁人所以不私其身者不足以議仁人之心至謂天下之得失不足為憂喜者又失於過

高太王蓋不得已而去其先人之國豈以非憂樂之所係而輕之哉其論去邠世守之際亦不如楊氏之精當尹氏人心向背之云亦非孟子之意也

或問卒章之說曰范氏所言魯侯不可言天者甚善蓋出於李泌君相不可言命之說

孟子或問卷之二

孟子或問上卷二

四

孟子或問卷之三

朱熹著

或問首章諸說如何曰楊氏初說甚善至斥管仲爲徒能
救之於已亂則不足以服其口矣蓋周之衰亂固非一
日之積而小雅盡廢又豈桓公管仲之罪哉適當其時
起而救之蓋亦仁人君子之所必爲但責其非有至公
血誠之心以復於文武規模之盛則管仲無所逃其責
而其辭意又若有所遺者豈記者失之與其以專封一
事爲不尊周之驗亦未足以見其心術之隱微至論五
霸假之管仲知義之說則皆得之矣

或問孟子之不動心何也曰盡心知性無所疑惑動皆合
義無所畏怯雖當盛位行大道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

已何動心之有易所謂不疑其所行者蓋如此而孔子之不惑亦其事也曰孟施舍之於曾子北宮黜之於子夏奈何曰二人勇力之士耳孟子特以其氣象之所似而明之非以其道爲同乎二子也程子之言得之矣曰孟子旣以孟施舍爲守約矣又曰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何也曰守約云者言其所守之得其要耳非以約爲一物而可守也蓋黜舍皆守氣以養勇然以黜比舍則舍之守爲得其要至以舍而比於曾子則曾子之守尤爲得其要也今謂約爲一物而可守而遂以守氣不如守約爲言則是約者孟子旣以與孟施舍矣而可又奪而歸之曾子耶曰如子之言則告子之所不得者已之言也孟子之所知者他人之言二者亦不同矣而以一說貫之何耶曰是亦嘗欲一之矣然以告子之所得不得爲人之言則與其下文心若氣者爲不類而所謂勿求諸心者與後所謂生於其心者亦復不同以孟子之所知爲已之言則不應無一辭之合理而常自處於誠淫邪遁之間也是以反復推之而得其說如此蓋告子不自知其言之所以失而孟子乃兼貫物我舉天下之言所以失者而知之是以其心正理明而無疑於天下之故至其由是以集義而無不慊於心則非義之義亦不得以入於其間而真無不慊於心矣曰或者以爲言者名義之云也告子之學先求諸外而後求之於內如此必先得仁之名而後求諸心以爲仁必先得義之名然後求諸心以爲義若孟子則先得諸心而所行自

無不合於仁義不待求之於名義之間也信乎曰是說美矣而未然也夫告子之學他雖無所考證然以孟子此章之言反復求之則亦有曉然可見而無疑者蓋其先引告子之言以張本於前後言已之所長以著明於後今以其同者而比之則告子所不得之言卽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之氣卽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凡告子之所以失卽孟子之所以得孟子之所以得卽告子之所以失也是其彼此之相形前後之相應固有不待安排而不可得移易者若必曰言者名義之云則是說截然橫入於此章之中於前何所承於後何所起乎就如其言則聖賢之教所謂學問思辨而力行之者是亦先得其名義而後求之於心行之於身也使告子專求名義而不復求之於心則固不可今以其言推之則其已得諸言者固將求之於心也而又何此云乎爲是說者求之文辭義理而驗以躬行之實無一可者若從其說則是變聖門博文約禮之教爲異端坐禪入定之學也豈不誣前哲而誤後來之甚乎抑後篇告子論性數章皆卒然立論而辭窮卽止無復思惟辨論之意是又吾所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之一驗而其所謂勿求者二亦文同而意異蓋一以爲無益有損而不可求一以爲理所必無而不必求讀者審之則得其文意而知其所以失矣曰持志養氣之爲交養何也曰持志所以直其內也無暴其氣所以防於外也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偏廢焉則志正而氣自完氣完

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存矣曰程子所謂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何也曰此言其多少之分也而孟子所以猶有取於勿求於氣之云者而不盡善之於此亦可見矣曰知言養氣之說如何曰程子謝氏得之矣蓋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懾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算已判然於胸中而熊虎貔貅百萬之衆又皆望其旌麾聽其金鼓故爲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其視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制勝料敵之謀又無蚍蜉蟻子之援徒恃其所養勇而挺身以赴敵也其不爲人擒者特幸而已曰趙氏以至大至剛以直爲句而程子從之有成說矣子之不從何也曰程子之前固有以至大至剛四字爲句者矣則此讀疑亦有所自來不獨出於近世之俗師也今以直字屬之上句則與剛字語意重複徒爲贅剩而無他發明若以直字屬之下句則既無此病而與上文自反而縮之意首尾相應脉絡貫通是以寧舍趙程而從俗師之說蓋亦有所不獲已耳大抵此章文勢雖若斷絕而意實連貫如告子之不得於言之言勿求於氣之氣與孟子之知言養氣亦是隔數十句而互相發明與此相類若如諸說則間斷隔絕都無干涉未論義理之如何亦不復成文字矣曰諸說固有以直養爲句者矣不取其說何也曰其讀雖同而所以爲說者不本於自反而縮之云則非孟子之意矣若楊氏以勿暴爲直

揠苗爲曲則非惟不得直字之說又并勿暴揠苗者而亂之也曰何以言氣之配義與道也曰道體也義用也二者皆理也形而上者也氣也者器也形而下者也以本體言之則有是理然後有是氣而理之所以行又必因氣以爲質也以人言之則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而義與道也又因是氣而後得以行焉蓋三者雖有上下體用之殊然其渾合而無間也乃如此苟爲不知所以養焉而有以害之則理自理氣自氣其浩然而充者且爲慊然之餒矣或略知道氣之爲貴而欲恃之以有爲亦且散漫蕭索而不能以自振矣曰氣所以配乎道義者也而又曰集義所生何耶曰是則程子金器土山之喻至矣而吾所謂有理然後有氣故必明道

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者亦詳且明矣曰孟子深闢義外之說矣而其言曰集義又似有取乎彼而集之於此者何也曰義者心之所以制事而合宜之謂也事物之來無不以義裁之而必合其宜焉是則所謂集義者也豈曰取於彼而集於此哉曰有事勿正勿忘勿助何謂也曰必有事焉言必當有所事乎此也如有事於顯帝之類春秋傳曰師出不正勿正者言不可預期其效也反戰不正勝言其不可期也心勿忘者言不可忘其所有事也勿助長者不可強其所謂充也大抵今人之學或以預爲之期而不爲其事其或能有所爲者則亦必期其功期而不至則或以爲無益而忘之或不勝其欲速而助之此衆人之通患也故孟子言養氣者唯當集義以爲事而不可期於

襲取之功不可以集義爲無益而忘之又不可以其氣未充而助之也然則助長之害甚於舍之何也曰舍之之害特不察乎義之所在無以慊足其心而已助之長則知其不慊而又作爲以張之也較是二者其爲罪之輕重可見矣曰以上下文意推之孟子之所謂有事者集義而已至於程子之論則每以有事於敬爲言何哉曰孟子之學以義爲養氣之本程子之學以敬爲入德之門此其言之所以異也然義非敬則不能以自集故孟子雖言集義而必先之以持志敬非義不能以自行故程子雖言持敬而於其門人有事於敬之問亦未嘗不以集義爲言也曰程子所謂活潑潑地者何也曰此所以形容天理流行自然之妙也蓋無所事而忘則人欲之私作正焉而助之長則其用心之過亦不免於人欲之私也故必絕是二者之累而後天理自然之妙得以流行發見於日用之間若鳶之飛而戾於天也魚之躍而出於淵也若曾點之浴沂風雩而詠以歸也活潑潑地者蓋以俗語明之取其易知而已或者乃以此語爲原於禪學則誤也曰諸說如何曰謝氏仁智心得其正之說是也他說則多可疑至習忘之說則所以訓其有事焉而勿正者似或失其文義其曰以天自處者則失之過高又以上下察爲察見天理亦非字義也或曰上文兼言志氣而以持志爲主此乃專言養氣而不及持志何耶曰養氣以集義爲功而集義以居敬爲本此言集義則固非持志不能矣程子曰志爲之主乃能生

浩然之氣至於浩氣已成則又何者為志氣之別正謂此也曰范氏知言之說如何曰其論正矣然孟子以知言為養氣之本而彼以聽言之道在先正心則失其序矣曰張子呂氏四辭之別如何曰詖而不安則必為淫辭以張其說淫而過實則必有邪辭以離於道邪必有窮故必為遁辭以自解免凡曰異端無不具此故程子以為楊墨兼有而張子亦以釋氏為然張子曰釋氏之大則淫難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不必指一人以主一事也曰舊讀夫子既聖以下方為公孫之問今以宰我以下皆為問辭何也曰此林氏之說也林氏之書惟此義為有功耳昔者竊聞以下至具體而微亦然若以舊說讀之則於上文皆有所不屬矣曰六子之不同何也曰聖

人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如游夏得其文學子張得其威儀皆一體也惟冉牛閔子顏淵氣質不偏理義完具故其默而識之不言而信者獨能具有聖人之全體但猶役於息勉滯於形迹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復限量之可言故以為具體而微爾程子之說蓋已得之或者反之以為顏子合小而所微但未彰著之稱者則過矣曰伯夷伊尹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何以言之也曰以其讓國而逃諫伐而餓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於人觀之則可見矣曰此章之義諸說最詳子之所論止此何耶曰此其同異得失之際蓋有不勝言者虚心以求孟子之意而後徧考而審擇之庶

乎其黑白分矣此固不得而備論之也

或問王霸之別曰以力假仁者不知仁之在已而假之也以德行仁則其仁在我而惟所行矣以執轅濤塗侵曹伐衛之事而觀夫東征西怨虞芮質成者則人心之服與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飢餓而不去此又非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孟子真可謂長於譬喻也

或問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何也曰國家閒暇人心無事日力有餘可以從容審諦而有所爲之時也然人情安肆則亦易以怠惰是以因循苟且常失其可爲之時以至於蠱弊積而禍敗生則倉皇迫遽雖欲爲之而有所不及矣故惡夫不仁之辱者必及此可爲之時而爲之則可以無因循之失而有積累之功顧乃不然而欲及此之時肆其荒樂惟恐日之不足其甚者雖明知禍患之來近在朝夕而不暇顧也若高緯楊廣之流是矣其國有不亡哉曰夫子引鷓鴣之詩而歎其知道何也曰孔子誦周公之詩而有感於其言也然聖人之所謂知道者如此而近世陋儒乃有謂釋氏之徒知道而不可以治世者則亦異乎孔子之言矣夫知道矣而不可以治世則彼所謂道者果何物哉

或問孟子專論不忍人之心而後乃及乎四端何也曰不忍之心卽惻隱之心也蓋性之爲德無所不具總之則爲仁義禮智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所發無所不通總之則惟是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然則其言之

也又安得而無先後輕重之別耶曰子以四端爲情而孟子皆以心言之何也曰心統性情者也故仁義禮智性也四端情也而皆得以心名之蓋以其所統者言爾曰其不言信者何也曰程子言之詳矣蓋信之於五常猶土之於五行也五行非土不立而上無定位五常非信不有而信非一端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亦可以觀矣曰然則諸說如何曰是皆善矣抑謝顯道身汗面赤實羞惡之發也而程子以爲惻隱之心是亦其貫四端之一驗也與其他如以心爲生道分明仁愛性情之異因其惻隱而知其有仁內外交相養等說其旨深矣而呂謝楊尹之說亦皆有所發明讀者宜深味之但孟子方以是非之心爲智之端又謂言性者必求

其故而謝乃引去智與故之云以爲之說則失其旨矣或問大舜之善與人同何也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己在人之別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己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之心無一毫有我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爲善而不知其孰爲在己孰爲在人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己從人言其不先立己而虛心以聽其天下之公蓋不知善之在己也樂取於人以爲善言其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此二者善與人同之目也然謂之舍己者特言其亡私順理而已非謂其己有不善而舍之也謂之樂取者又以見其心與理一安而行之非有利勉之意也此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心表裏無間如此耳觀其居溪

山中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則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
及其格於文祖則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則
其自始及終無一毫之私一息之閒可知所謂自耕稼
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豈虛語哉曰諸說皆善
但張子之說雖非本文正意而其言有可玩者謝氏尤
有警於學者曰諸說上下疑有闕文
或問卒章程張諸說皆以爲隘與不恭非夷惠之過乃其
流之弊耳子之說不然何也曰諸先生之意厚矣然以
孟子之言考之則恐其意未必果然也

孟子或問卷之四

朱熹著

或問孟子本欲朝王矣王召之則辭而不往何也曰孟子
於齊實處賓師之位而未嘗受祿蓋非齊王之所得臣
也其相見之節王就而見孟子則可孟子自往而見王
則不可王而召之則旣失禮矣而其托疾者又不誠也
則若之何而可往哉或曰楊氏之說如何曰以孟子所
稱成湯桓公之事觀之則其意不爲是矣且以無所逃
而不俟駕有所適而不爲臣尤非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或問比化者無使土親膚舊說以爲及親體變化之前無
使土親其膚其於人情合矣曷爲不用而別爲之說乎
曰以其辭費而卒有所不協也首篇比死者之云類此

孟子正義卷四
一
而舊說於彼則以爲比合敢死之士至此則又爲是說而不顧夫倫類之不通也必如集註之云則庶乎其兩得矣曰不以天下儉其親如子之說其有稽乎曰王氏中說記太原府君之言曰一布被三十年不易曰無爲費天下也文意正與此同

或問孟子於沈同之問曷爲不盡其辭以告之也曰沈同固非能伐燕者且其以私來問又不言齊之將伐燕也則直以可伐之理告之足矣若遂探其情而預設辭以待之則是猜防險詖之私爾豈所謂聖賢之心哉且齊雖無道若能拯燕之遺民於水火之中而無殺戮係累之暴則其伐之也亦何爲而不可哉史記亦云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此亦當時傳之誤而史氏輕信之耳其曰文武之時則前篇所謂燕民悅則取之燕民不悅則勿取之云爾孟子豈直以文武之事許齊王哉

或問周公管叔之事呂游之說不同何也曰呂氏之疑游氏辨之詳矣其原蓋出於程子之說所謂天理人倫之至者學者宜深味之

或問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二子之賢其心固如是乎曰非謂二子之心爲然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回面汗行而事君側便嬖之人者何以異乎尹氏之說失之矣

或問去齊出晝諸說如何曰是皆善矣熟玩之可也楊氏齊王猶足爲善之說尤有味且其發於夢寐者如此蓋

可見其所存之正矣

或問孟子既曰憂天下之憂矣又曰何爲不豫何也曰或問文中子曰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聖人有疑乎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或人退文中子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若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命之樂其幾是乎

或問孟子見齊王而有去志矣而其去也則又曰王猶足用爲善何也曰齊王無湯武之姿此孟子所以有去志也然比當時之諸侯則猶有可取者而况孟子居齊之久又當有所啓發而增益於前者且其君臣之義亦略定矣所以將去而不能無眷眷之情也曰張子之說如何曰禮有之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一而君薨弗爲服也張子之言蓋取此爾

孟子或問卷之四

孟子或問卷之四

三

孟子或問卷之五

朱熹著

或問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者何也曰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也其言蓋曰知性善則有以知堯舜之必可爲矣知堯舜之可爲則其於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猶有不得而聞者而孟子之言性善乃以語夫未嘗學問之人得無陵節之甚耶曰性命之理若究其所以然而論之則誠有不易言者若其大體之已然則學者固不可以不知也蓋必知此然後知天理人欲有賓主之分趨善從惡有順逆之殊董子所謂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能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

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程子所謂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皆謂此也曰世子疑孟子之言而孟子不之拒何也曰孟子之言非當時之所常聞也故聞者非徒不之信也而亦莫之疑也是其漠然如飄風之過耳亦不可復冀其息繹而信從矣世子復來則豈其息之未得而不舍於心與故孟子之言雖若怪之實則喜其能息而將有以進乎此也或曰孟子之言性善非與惡對之善也特贊美之辭耳信乎曰此亦異乎吾所聞矣夫孟子性善之論至矣而荀楊韓氏或以爲惡或以爲混或以爲有三品最後釋氏者出然後復有無善無惡之論焉儒者雖習聞乎孟子之說然或未知性之所以爲性於是悅於彼說之高而反羞吾說爲不及則牽孟子之說以附焉而造爲是說以文之蓋推性於善惡之前而置孟子於異同之外自以爲得性之真而有功於孟氏之門矣而不知其實陷於釋氏之餘直以精神魂魄至麤之質而論仁義禮智至微之理也且又不究秉彝之實德而指爲贊美之空言不察至善之本然而別立無對之虛位推而言之至以天理人欲爲同體特因其發之中節與否而後有善惡之名焉則亦勞力費辭而無復彷彿孟子之遺意矣惜乎吾不得從事於其門以質其說庶乎其有相長之益也曰諸說如何曰張子絕句之說恐其誤矣尹氏以聞善而從爲信善之證秉彝好德之論也然專以是而信則未矣

或問三年之喪何也曰人子之心無窮也聖人以為子生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也故為之立中制節使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也齊疏之服飭粥之食何也曰自服美不安而食旨不甘也其為大本大經何也曰自盡其心者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飭粥喪禮之大經也孟子生於戰國分爭之際不得見先王之全經矣然其學得孔門之正傳而於文武之道則既識其大者故其考論制度雖若疏濶有如張子之所病者而於大本大經之際則毫釐之間有不可得而亂者以是為主而酌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者亦可以義起矣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節文度數之小不備而不敢為卒以就乎大不備而後已此劉向所以深歎之也然無孟子之學而強欲為之如叔孫通曹褒之流是又不免乎私意之鑿而已矣

或問所言井地之法以周禮諸說考之亦有未悉合者何也曰吾於前章固已論之矣大抵孟子之言雖曰推本三代之遺制然常舉其大而不必盡於其細也師其意而不必泥於其文也蓋其疏通簡易自成一家乃經綸之活法而豈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之所能知哉曰三代授田之多少不同何也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氏亦有說焉然皆若有可疑者蓋田制既定則其溝涂畛域亦必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以易代更制每有增加則其勞民動眾廢壞已成之業使民不得服先疇之田畝其煩擾亦已甚矣不知孟子之言其所以若此者果

何耶陳氏曰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浸廣及周而大備也徐氏曰古者民質用約故田少而

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曰貢法大禹之遺制而其不

善若此何也曰蘇氏林氏嘗言之矣蘇氏曰作法必始於粗終於精古之

不為此非不知也勢未及也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為善矣及其既貢而後知其有不善也林氏曰禹貢之法九

州之賦有錯出於他等者不以為歲之常數又因遊豫則視其豐凶而補助之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司稼之

官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以出斂法則其弊未至如龍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耳曰先王

之學教民其效如此後世學校固未嘗廢而獨未觀其

效何耶曰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為本故自其咏歌弦誦

之間灑埽應對之際所以漸摩誘掖勸勵作成之者無

非有以養其愛親敬長之心而教之以修己治人之術

是以當是之時百姓親睦風俗淳厚而聖賢出焉後世

學校雖存而不復此意所以教之者不過趨時干祿之

技而其所以勸勉程督之者又適所以作其躁競無恥

之心雖有長材美質可與入於聖賢之域者亦往往反

為俗學頹風驅誘破壞而不得有所成就尚何望其能

致化民成俗之效如先王之時哉先生君子蓋有憂之

故程夫子兄弟皆常建言欲以漸變流俗之繆而復於

先王之意顧皆屈於俗儒之陋說而不得有所施行也

後之君子有能深考其說而申明之其亦庶幾矣乎

或問許行為神農之言而有君民並耕市不二賈之說何

耶曰程子之言盡矣然以易考之二者皆神農之所為

也當時民淳事簡容或有如許行之說者及乎世變風

移至於唐虞之際則雖神農復生亦當隨時以立政而

不容固守其舊矣况許行之妄乃欲以是而行戰國之

時乎曰禹之功大矣而孟子以臯陶配之何也曰臯陶之學純粹精密而其陳謨種德明刑弼教爲助尤多故舜欲傳位於禹而禹獨讓之則其德業已盛固聖人之偶矣曰尹氏之說如何曰是其爲說當矣然亦必有所指非徒言也

或問夷之請見者再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孟子雖以闕邪說爲已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寤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辨以屈吾道之尊也譬如蠻夷寇賊之害聖人固欲去之然豈宜被甲執兵而親與之角哉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何也曰天之生物有血氣者本於父母無血氣者本於根莖皆出於一而無二者也惟其本出於一故

其愛亦主於一焉蓋一體而分血氣連屬眷戀之情自不能已固非他人之可比也自是之外則因其分之親疎遠近而所以爲愛者有差焉此儒者之道所以親親仁民以至於愛物而無不各得其所也今夷之乃謂愛無差等則是不知此身之所從出而視其父母無以異於路人也雖其施之先後稍不悖於正理然於親而謂之施焉則亦不知愛之所由立矣是非二本而何哉而說者乃或謂其施由親始之言暗合於吾儒之一本者愚以爲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爲是說者亦自不知一本所以爲一本矣又有以愛有差等爲一本者雖無大失而於文義有所未盡蓋謂其一本故愛有差等則可直以愛有差等爲一本則不可也曰夷子之學於墨矣而

必推其說以求合於儒者何也曰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故天下之勢正而順者常重而無待於外邪而逆者常輕而不得不資諸人此理勢之必然也且胡不以近世之佛學觀之乎夫吾所以拒彼至矣而彼未嘗不求自附於吾儒者也雖其陰陽離合有不可信要不如是則吾知其反側而無以自安也其理之悖說之窮於此亦可槩見惜乎世無孟子無能因其所明以誘之者是以卒於漂蕩而不反也

孟子或問卷之五

孟子或問卷之六

朱熹著

或問大丈夫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曰廓然大公心不狹隘則所居者真天下之廣居矣履繩蹈矩身不苟安則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矣秉彝循理事不苟從則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與民由之則出而推此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則退而樂此於己也如是則富貴豈能誘而淫其心貧賤豈能撓而移其志威武豈能脅而屈其節哉此其下視儀行之以睢盱側媚得志於一時真可謂妾婦之爲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彼而在此也決矣然此數言者皆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爲主而此三言者又以廣居爲主也今資治通鑑之書此語

乃削去廣居之云而尹氏之於此解亦不覺其有遺吾
皆不能識其何說必不得已而去則若程子所謂居廣
居而行大道者其於本末體用之間庶乎其包舉而無
遺也

或問君子之必仕何也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
也况君子學先王之道必得君而事之然後有以行其
道而及於人使其君為堯舜之君其民為堯舜之民是
君子之所願欲也退而窮處蓋不得已而然耳

或問孟子之論食志食功之別何也曰食志而不食功則
正士日遠而苟賤不廉之人至食功而不審其大小之
分則梓匠輪輿得以加諸為仁義者上矣

或問湯為童子復讐而四海之內皆知其非富天下何也
曰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表裏洞達故一有所為則天下
信之如雨暘寒暑之無不感而無不通也然書所謂葛
伯仇餉者非孟子之言則人孰知其曲折之如此哉陽
貨歸豚亦類此

或問孟子之欲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而必以正人心為
先者何也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之不明是以人心
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
人心而已矣又何必為此之紛紛而涉於好辨之嫌乎
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
其末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之道性善稱堯舜必使
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其所以正人心而為息
邪距詖之本也排為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

之不可由也此其所以息邪距詖而爲正人心之用也
蓋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
之正此其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
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故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
桀而誓其衆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而誓其
衆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夫豈好戰也哉孟子之心亦
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辨之小嫌而遂輟不言哉曰其
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何也曰吾亦旣言之矣然
反其言而推之則知不討亂賊而謂人勿討者凶逆之
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
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可不畏哉曰諸說如何曰程
子論楊墨之源流考之有未精者吾已辨之於論語之
篇矣克已復禮之說分而爲之亦所未曉豈其記錄之
差歟若曰佛氏之害甚於楊墨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
差云者則皆至論矣

或問司馬公曰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蓋謂其不以
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蓋謂其不
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
之避兄離母豈所願耶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
所不爲也孟子過之何甚與其說奈何曰仲子齊之世
家則其祿與室非其兄不義而得之矣設其果以不義
得之而非有悖逆作亂之大故則夫母子兄弟之間豈
可以是而遂滅天性之恩哉飾小行以妨大倫是乃欺
世亂俗之尤先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所謂狷者

孟子或問卷之六

則亦言行之間小過乎中而已夫豈出於倫理之外若是其甚哉

此言非其對過而過之六時也夫聖子以愛之而
審其刑與家私其具不致而得之矣始其果也
而不為也此言也之而耳與家私其具不致而得之矣
本也其刑與家私其具不致而得之矣始其果也
以其刑與家私其具不致而得之矣始其果也
其刑與家私其具不致而得之矣始其果也
其刑與家私其具不致而得之矣始其果也
其刑與家私其具不致而得之矣始其果也
其刑與家私其具不致而得之矣始其果也

孟子或問卷之六

孟子或問卷之六

文政辛卯

